

上海出品评弹剧《医圣》将进校园入医院下社区

用文艺向中华传统医学致敬

“我们评弹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化整为零、化繁为简，上海评弹团新创评弹剧《医圣》已经安排了多场进校园、医院、社区的演出，以文艺轻骑兵的小分队形式弘扬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。”上海评弹团团团长高博文表示，昨天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医圣祠，了解医圣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的贡献，全团很受鼓舞，重演《医圣》，也是一次向中华传统医学的致敬。

纵观中国悠久的历史，在暴发大灾疫时，中医始终站在抗疫的最前线。1800多年前，面对殃及一时、害人无数的烈性传染病“伤寒”，张仲景选择“留神医药，精究方术，上以疗君亲之疾，下以救贫贱之厄”，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最终成为一代“医圣”。

“杏林春暖沐孤苦，黄叶扶疏育百花”，中医扶正祛邪、阴阳混元，护佑了一代代炎黄子孙的繁衍发展，其中的理法方药和疗效，即使在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，仍然是值得不断探索的重大命题。

2020年，在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出发后，上海评弹团老中青三代演员合力创作了一批有筋骨、有温度的抗疫主题作品。与此同时，评弹人还在舞台艺术创作上按下“加速键”。去年8月，历时半年精心打造，聚焦传统中医药文化题材的评弹新作《医圣》在上海大剧院别克中剧场与观众见面。

这部上海评弹团携手上海中医药学会推出的评弹剧，既是缅怀古代抗疫英雄的一部全新力作，也是献给逆行抗疫的白衣天使们的作品。该剧书写了张仲景临危受命，任长沙郡太守，利用自己的医学专长组织民众一同驱瘟祛病的非凡之举，以评弹剧的舞台形式向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表达崇高敬意。

与博大精深中医药文化一样，评弹艺术也是传统文化中的江南瑰宝，在进入上海后，其兼收并蓄、广纳博采的潜质得到生发，很快成为海派文化精神的代表艺术之一。

《医圣》作为评弹剧，在艺术样式上有别于传统的评弹作品，但它仍

传承和体现了评弹艺术的本真，地道的苏州方言在整台说唱表演中基本做到了“全覆盖”。在评弹音乐的展上，各种原汁原味、脍炙人口的大段流派唱腔，使浓浓的评弹韵味蒸腾激越，入耳难忘——稳健流畅的蒋调、柔美清丽的丽调、苍劲有力的张调，朴实风趣的严调等。此外，剧中还穿插了节奏独特的常见评弹曲牌，如山歌调、剪剪花和道情调等，充分展示了评弹音乐的艺术特质，也使观众能欣赏到评弹艺术唱腔的独特魅力。

这部作品还打破了评弹表演中不注重舞台调度的传统定式，对“一桌二椅”进行格局的突破，将视听效果从演员身上延伸至全部舞台。在舞美表现上，具有年代感、符合剧情人物的椅子替代了传统桌围椅披，为角色量身定制的服装换下了原来的长衫和旗袍。在演员表演上，融入了“剧”的形式后，形成“表”与“演”的合体，使听众在移情的基础上实现与角色、剧情的共鸣，舞台呈现更加立体化，表演更加强了。说表仍是评弹的核心，在剧中并没有缺少，而是更精炼了，对演员的要求更高，原本多句话的表述在剧中要准确地表达，甚至只能用一句话。

演出阵容上，《医圣》由高博文、吴新伯、黄海华、毛新琳等国家一级演员领衔，陆锦花、王承、吴静慧、王萍、徐一峰等青年中坚力量强强联合，众星辉映，精萃尽出，集中展现了上海评弹团人才梯队建设的成果。即使是即将开展的“轻骑兵”版演出，上海评弹团也秉持着不减质的宗旨，尽管剧目会进行拆分，但保证送到市民身边的是精华段落，更可一睹评弹创新的风韵。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■ 《医圣》剧照

西南联大纪录电影《九零后》29日上映

这些大师也有年轻的时候

2018年11月，有一部五集纪录片在几乎没有任何预热的情况下悄然开播，却凭借其优异品质，口碑一路走高。仅在豆瓣平台，观众就留下近万条走心评论，9.4分也让《西南联大》成为了2018年度豆瓣最高分纪录片之一。

三年后，西南联大纪录电影《九零后》即将于本月29日全国上映，杨振宁、许渊冲、潘际銮、杨苡、王希季、马识途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西南联大老学长，将在大银幕上重现一代联大老学长南迁云南求学问道、读书报国的青春记忆。

但，这部电影与姐妹篇《西南联大》有何不同？有了一部纪录片，为何还要再辛苦拍摄、剪辑出一部电影来？导演徐蓓日前现身上海点映现场，与90后观众分享、对话。

星光璀璨

1937年，日军侵华，南开大学遭受空袭，清华、北大也危在旦夕。三校南迁，在昆明组建“西南联合大学”。一时间大师云集，人才辈出，一段传奇历史，由此展开……这所传奇大学仅存续8年，却影响中国长达80余年。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、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……纪录电影《九零后》拥有史上最星光璀璨的“演员表”：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；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；刚刚度过100周岁生日的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获得者许渊冲；101岁的《呼啸山庄》译者、翻译家杨苡；106岁的《让子弹飞》原著者、作家马识途……16位“90后”国宝级大师联袂“出演”。

相比起更偏向文献式的《西南联大》，《九零后》更聚焦于“人”，它把镜头完全对准16位老人，在他们鲜活、质朴而泛着金光的回忆里，那段岁月再不是历史上一个模糊的概念，而变得真实可感：它艰苦而残酷，浪漫又恣意，迷人而恢弘。

鲜活明亮

大多关于“西南联大”的纪录片或者电影，都是深厚、沉重的，但《九零后》里大师们回忆起往昔岁月，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，却有着蓬勃昂扬的朝气，透着明亮的青春光彩。联大最负盛名的国文课，当年的学子是穿过一座城去听闻一多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罗庸等教授轮流讲授，但关于大一的通史教育，杨振宁却说：“这样的方式不好，不够系统。”镜头一切，跟他同班的翻译家许渊冲斩钉截铁地说：“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国文课！”这位刚满百岁的翻译大家，哪怕提起故去的老同学巫宁坤，依然充满孩子气的胜负欲，“他英语挺好，法文不行，才考70多，我大三才开始学法文，一考就是99”。还有同学揭短汪曾祺替学弟考试，写出来的文章被老师表扬“比汪曾祺写得还好”；101岁的杨苡先生回忆和同窗赵瑞蕻在联大如何相识相爱，“他的追法跟人家不太一样”……

这样的赤诚、鲜活，一直延续到了80年后。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的译者巫宁坤在采访当天，因为太激动记错了采访时间，凌晨就起来坐等好几个小时。《人类的故事》的译者刘缘子在接受采访之前，让女儿递来口红郑重其事擦上才开始讲述。《呼啸山庄》的译者杨苡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一个小小随身听，听着英文歌说，“这是我的小快乐”，徐蓓从听到的歌声是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（当我们年轻时），当即决定，这该成为电影的英文名。

致敬传承

徐蓓坦言在2019年开始策划电影《九零后》时，自己一度“野心勃勃”，“想要把他们讲述的生活以电影方式再拍一遍”，但再次探访，一些老人已经离开，一些在医院神智也不如之前清醒。“策划一圈后回到纪录片原点，我意识到很多老人是把他们人生最后一次采访给了我们。当最后16份授权书拿到手，我觉得自己的责任无比重。”

5月8日影片在北京举办首映礼，观众中还包括西南联大44级土木工程系102岁高龄的王文俊先生，老先生精神矍铄地看完整场放映，眼里含着泪光。那一天，也有年轻观众提问，《九零后》要与当下的90后、00后如何“对话”，徐蓓导演替她的采访对象们这样回答：“这个片子当中，每一个人呈现出来的那种青春的狂狷，还有他们当时的迷茫，他们的爱情，我觉得跟我们所走过的路都有投射，他们就是我们的镜像。” 首席记者 孙佳音



学号 N2214